

禪宗法脈08_臨濟宗

近藏法師2016年6月19日中午講於金佛聖寺五觀堂-華嚴法會期間

諸佛菩薩，師父上人，各位法師，各位居士：阿彌陀佛！

昨天沒有正式進入臨濟宗的介紹，只提了一個我們法總在一九八零年到一九八六年收留難民救濟中心的一段公案，後來也附帶著介紹所謂這個公案是什麼意思。介紹了一個公案之後，也留了一段公案給各位回去參。

這段公案就是一位出家人請問一位禪師：「什麼佛法的大意？」禪師的回答就是：「你就到佛的頭上大便。」這個出家人一頭霧水，搞不清楚這跟佛法大意有什麼關係。有人回去參這段公案嗎？昨天有來的。

第二個問題：有人回去在佛的頭上大便嗎？

禪師說，你要知道佛法大意就去佛的頭上大便，大家都不想知道佛法的大意嗎？大家都只是來吃飯的對不對？都不想認識佛法的大意？

好啦！今天要真的請你去佛的頭上大便，你要去哪裡大呢？金佛寺那尊大佛很大，頭也很大，是那尊佛嗎？所以這個禪師要出家人到佛的頭上大便，這個出家人一定找不到佛在哪裡。各位知道嗎？不是問你們知不知道大便，是知不知道佛在哪裡？知道佛在哪兒，才知道要在哪裡大便。「佛在心中。」所以一切禪師不管是棒喝或者是善言軟語、好說、歹說，不管是打罵或者是鼓勵，禪師都是引導我們認識自性佛。

所以「佛」是什麼意思？（有人說：覺）我聽到答案了。「佛，是一種覺、是一種悟。」所以我們自性迷就是眾生，自性覺就是佛。我們學習佛法、親近善知識就是要保持心中這一念覺，所謂「一念覺，念念覺」。所有的古來的公案，甚至是在我們聖城裡面過去所發生的這些故事公案，實際上都是要給我們來參，要讓我們來悟的；不是讓我們聽了，就從左耳進去，右耳就出來。這公案裡邊很有道理的，要我們時時刻刻去參，悟出這個公案的道理。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講臨濟宗的祖師，第一位臨濟宗的祖師義玄禪師，他開悟的這段公案，希望對大家在學習佛法、在修行上面都有所啟發。

這位義玄禪師現在算是山東人，從小他就非常聰明，好像所有的祖師從小都很聰明。除了聰明以外，他也是很孝順的。很小的時候就有要出家，脫離紅塵修行的念頭。那麼後來也如願的出家，受了具足戒成為比丘之後呢，他並沒有立刻就遇到這位黃檗禪師。黃檗禪師是南嶽懷讓禪師門下的弟子，在黃檗禪師之下開出了禪宗五宗裡面的兩宗，就是在黃檗禪師之下開演出一花開五葉，有兩葉是從黃檗禪師門下開出來的。除了臨濟以外呢，大家知道另外一葉是哪一宗？為仰宗。所以在黃檗禪師之下開出的兩葉就是臨濟、為仰。上人是傳這個為仰宗的祖師，所以我們也要稍微知道一下其他宗演派的方式。

一開始他並沒有遇到黃檗禪師，他是先去學習戒律，然後研究經論，可是因為當時在唐朝禪宗是非常發達和盛行的，後來他自己對禪宗的修行感到了興趣，就投靠在黃檗禪師的門下參學。

現在投影片上面有臨濟禪師的圖片，大家看看這位禪師的相貌；這位禪師相貌看起來是個苦修人，因為不是很圓滿的相貌，看得出來一副羅漢像，所以是修苦行的。在他投入黃檗禪師門下之後呢，他腳踏實地、不怕辛苦，人家不做的他也都做，個性是非常的純樸跟老實，這種人到哪裡大家都喜歡。他總吃虧也不願意佔便宜，所以同參道友師兄弟都很喜歡他、也很恭敬他。

那麼這個臨濟禪師，實際上那時候他還不是叫臨濟禪師，還是叫義玄禪師，但是我就一直用臨濟禪師的名字。那麼臨濟禪師在黃檗禪師門下修行的時候，當時的首座和尚，所謂的首座和尚就是排在班首的；就是在所有出家人排在最前面的是首座和尚，他負責帶領大家修行的這樣子的一個角色。大家當然也很恭敬這位首座和尚。這位首座和尚當時是睦州的陳尊宿，就是睦州和尚擔任的。這位首座和尚他看到師弟是個道器、是個法器，他鼓勵臨濟禪師去跟黃檗禪師請法。

這位首座和尚就問臨濟禪師：「請問，你在這裡住多久了？」臨濟禪師回答：「三年了。」也是蠻長的啊！三年了。首座和尚就問：「你曾經去跟大和尚請問過問題嗎？」那麼臨濟禪師講：「沒有啊！從來沒有過。」老實人就是老實人啊！

「沒有，都沒有，因為我不知道要問什麼？」跟我們一樣啊，見到上人也不知道問什麼，只會說我這裡痛、那裡痛，都不知道要問什麼。首座和尚果然是首座和尚，他就說：「不然你就問堂頭和尚，就是我們方丈，就問什麼是佛法大意？」又是一樣的問題，什麼是佛法大意？我看大家聽了這個公案後，以後不敢再問「什麼是佛法大意」。

因為臨濟禪師很聽話，很聽這個首座和尚的話，就很恭敬的走進方丈室，來問黃檗禪師：「請問和尚，什麼是佛法大意？」黃檗禪師馬上就拿他的拐杖痛打了臨濟禪師一頓。臨濟禪師就趕快逃出了方丈室。這就是他得到的答案。

出來以後，首座和尚就很好奇，就問臨濟禪師：「方丈和尚怎麼跟你解釋佛法大意？」臨濟禪師就說：「哎呀！都是你害的，害我去被挨打。什麼都沒有，就被打了一頓就趕快衝出來。」首座和尚就說：「怎麼會呢？和尚很慈悲的！一定是你不恭敬！你再去問，這次要更恭敬，給和尚頂禮三拜，然後來問。你再去！再去！」

這個老實人就想：大概是自己真的不恭敬，因為三年了都沒有跟大和尚請教過問題，第一次可能真的有很多地方沒注意到，所以他就再去問黃檗禪師，「如何是佛法大意？」第二次去了以後，這個問題還沒有說完呢，棒子就又打下來了，這個臨濟禪師拔腿就跑啊。第二次又被打，趕快又跑出來。首座和尚又很好奇，又跑來問他：「怎麼樣？怎麼樣？」臨濟禪師說：「我不要去問了，被打兩次，都是你害的！」那麼這個首座和尚不死心——我看是他比較想要問。他就又把臨濟禪師又推進了方丈室，「去問！去問！你都在這裡三年了，什麼都沒有得到，進去問！進去問！進去問！」這個老實人又被騙了，又進去方丈室，然後怎麼樣？這次還沒開口，又被打一頓，當然趕快再跑。

那麼這三次棒子打下來，臨濟禪師不只是被打跑了這個方丈室，他甚至怎麼樣？他想要離開這個地方。他就覺得自己到底哪裡做錯了，問和尚這個佛法大意，不但沒有得到鼓勵，還被打了三棒。首座和尚就來問他：「怎麼樣？怎麼樣？」他就說：「我要走了。」那麼首座和尚就說：「你要走？你要走也要跟方丈和尚告辭呀！」「啊！走還要跟方丈和尚告辭？」「那當然的了，規矩嘛！」臨濟禪師只得說：「好吧！好吧！告辭總不會被打吧！」

第二天臨濟禪師就來跟和尚告辭了。其實前一天首座和尚來跟方丈和尚說：「這個出家人將來會是個法器的，會是一棵大樹的，會庇蔭天下很多很多的眾生，懇請和尚一定一定不要再打他了，一定一定要跟他說一些話。」所以黃檗禪師告訴臨濟禪師說：「你不用去其他地方了，你就去江西參一位叫做大愚禪師，他會跟你說什麼是佛法大意，不要去其他地方，你就去參這個大愚和尚吧。」

來到大愚禪師的座下之後，大愚禪師就先問這個年輕人：「你從哪裡來？」臨濟禪師回答：「我從黃檗禪師那邊來。」大愚禪師就接著問：「那你師父有給你開示什麼嗎？」這怎麼回答呢？臨濟禪師只好一五一十的回答。就說：「我問了三次佛法大意，就被打了三次，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哪裡做錯了？」

這個大愚禪師果然也是他的善知識，大愚禪師就對他說：「你的師父黃檗禪師這麼的『老婆心切』，這麼樣子的苦口婆心、這麼關心、這麼慈悲你，為你徹困，是要為你解開這個捆綁你的東西，其實他的目的就是要你得到解脫，綁住你的東西幫你把它拆開來。你怎麼還跑來這裡問『我到底哪裡做錯？』」所以臨濟禪師一聽就說：「哦！原來師父是這麼的慈悲啊！」他就說：「原來黃檗佛法無多子！」就說原來黃檗的佛法是這麼的簡單啊！所以大愚禪師一把就揪住他說：「你這個尿床鬼子，剛才才跑來問我說我哪裡做錯了，現在又講原來黃檗的佛法這麼簡單。你到底悟到了什麼道理？趕快講！趕快講！」臨濟禪師就朝著大愚禪師的胳膊下就打了三拳。現在換徒弟打師父拳。大愚禪師就把他推開說：「你回去，這是你師父的事，不關我的事。」所以又把他推回。意思說，讓你開悟的不是我，實際上是你師父，走開，走開，回去！

所以臨濟禪師回去了，黃檗禪師一看到他：「你這個人怎麼來來去去，你到底在幹什麼？」這樣子問他。臨濟禪師說：「我只為了『老婆心切』，所以來來去去。」也就說在這個來來去去裡面，他也懂了師父的老婆心切。黃檗禪師說：「那你去哪裡了？」他說：「和尚你不是叫我去大愚禪師那兒嗎？我就去了，從大愚禪師那裡回來。」黃檗禪師就說：「大愚禪師跟你說了什麼？」臨濟禪師就把自己去大愚禪師那邊，大愚禪師跟他說的話，就告訴了黃檗禪師。黃檗禪師就罵了大愚禪師：「這個老頭子真多嘴，他若來，我痛打他一頓，誰讓他把我的秘密說出來。」

那麼臨濟禪師就跟大愚禪師講：「不用等他來，現在就可以打了呀！」臨濟禪師

就刮了黃檗禪師一巴掌。現換徒弟打師父一巴掌。黃檗禪師說：「你這個瘋子來這邊拔老虎的鬍鬚！」就這樣子罵這個弟子。其實不是真的罵，師父是很開心的，知道弟子知道他的心意了。結果臨濟禪師怎麼樣？就學師父講做一聲「哇！」就對師父吼了一聲那樣。然後師父就叫他的侍者：「趕快把這個瘋子拉出去，拉到禪堂裡去參。」到底這段公案在講什麼？

那麼在結束前，我們稍微講一下這段公案。這段公案大家看看，就是打來又打去。棒子打還是用手打，打來又打去。大家知道，臨濟禪師開悟之前，如果打黃檗禪師是怎麼樣？那是有罪的。你打師父！可是開悟之後打師父，怎麼樣？師父是很開心的笑了。同樣是這個打，開悟前打跟開悟後打，是不一樣的！這個是徒弟打師父。一樣，師父打徒弟；我們也看到，黃檗禪師也打了臨濟禪師，打了三棒。在弟子開悟前打跟弟子開悟後打，效果也不一樣。黃檗禪師在臨濟禪師開悟以前打那三棒，打得怎麼樣了？他已經要退心了，他已經不要待在這個寺廟了。一直到了他遇到大愚禪師之後，怎麼樣？他很珍惜這三棒。他說：「哎呀！師父的佛法原來是這麼簡單！師父是很關心我的。」

所以我剛剛看到大愚禪師說：「黃檗禪師，你的老師這麼的老婆心切，他是為了要幫你徹困，他其實是要把束縛你的這種執著，幫你解開來。」目前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多很多的執著放不下、看不開的地方，如果能夠遇到一個明眼善知識用對了方法，就可以幫我們放下這個執著。所以這個大愚禪師也明白黃檗禪師的用心說：「你的師父其實想把你解開。」

所以他從那時候就不再認為那三棒是師父不喜歡他，是他自己有過錯；他明白那三棒其實是要幫助他。這個時候他就突然有所領悟。就是領悟到說，同樣是那個打，因為自己的分別、自己的執著，所以你會認為我被打是因為我有錯。可是事實上善知識他是別有用心的，只是因為我們自己的分別心，認為那個打是好的跟不好的。所以臨濟禪師是很有根器的，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原來是這樣子，這麼簡單而已。佛法只是為了解開我們的執著，實際上「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所以我也就是一時間就想到了上人，好像有一段公案是說，上人在香港的時候常常罵香港的弟子，一位法師被派到香港去以後，也是學師父天天罵人，也是學黃檗禪師打人罵人。可是上人就罵這個弟子說：「你跟我不一樣，我罵，人

家聽了是很開心的；你罵呢，可能是結惡緣。」所以黃檗這三棒打在臨濟禪師身上，如果沒有遇到大愚禪師的話，臨濟禪師可能也始終沒有辦法體會到黃檗禪師的這種老婆心切，沒有辦法認識到原來是自己的庸人自擾之。一直遇到大愚禪師之後他才明白。所以善知識很重要，善的因緣、助緣也是很重要的。

那麼臨濟禪師開悟之後，對師父是更有信心了，對佛法是更有信心，那麼他繼續留在黃檗禪師身邊又修行了幾年之後才離開，到河北臨濟寺那個地方弘化一方，做一方的法主。

那麼明天我們可以講一兩個公案，有關於臨濟禪師離開了黃檗禪師以後，他度化眾生的一個情況；同時也會稍微提到臨濟宗的禪法，就是臨濟宗度化眾生的手段跟方式。

阿彌陀佛！